

人
北
人

之五

朱雀橋邊野草花。烏衣巷口夕陽斜。
舊時王謝堂前燕。飛入尋常百姓家。

烏衣巷 · 劉禹錫

梁
父
吟

No. 1

一個深冬的午後，台北近郊天母^{公館}的門口，有一輛
 陳旧的黑色官家小轎車停了下來。車門打開，裡面走出
 來兩個人。前面是位七旬上下的老者，緊跟其後是位
 五十左右的中年人。老者身着黑緞面起暗團花的長袍，足
 上登着一双黑色的皂鞋，頭上戴着一頂紫^的方帽，
 幾^根白髮從帽沿下露了出來，披覆在^{他的}耳背上。
 他的兩頰却^蓄着一掛豐盈的銀鬚，^{他的}身材碩大，走
 起路來，胸前^的銀鬚隨風飄動。他身後的那位中年人也穿
 了一身深黑的西服，繫着一根同色的領帶。他戴了一付
 銀絲邊的眼鏡，頭髮也開始花白了，面^容頭得蒼黃。
 老者^和中年人一走近大門，裡面一個侍從^也年老的侍
 從^也早打開了門，迎了出來，那個侍從也有六十開外了，

痕

(24x25)

孔雀牌

已經

頂上的頭髮落得一根不剩，背向便得成了一把弓，向着老者，和那位中年人直點頭說道：

「長官回來了？雷委員好？」

雷委員向那個年老侍從回了禮，然後轉身向老者恭敬的說道：

「樸公累了一天，要休息了吧？我該告辭了。」

「不要緊，進來坐坐，我還有話要跟你说，樸公擺了擺手，並沒有回頭，踏着遲緩而穩重的步子，逕自向門

內走了進去，雷委員也緊跟着走了進來，那個年老的侍從馬上過去把下門門上。

賴副官，樸公叫道。

有，賴副官馬上做了一個立正的姿勢，雙手貼在腿側

上之道，可是他的背却仍舊彎着，伸不直了。

他抄兩杯茶，拿到我的書桌。

是，長官，賴副官一行走着，一行彎着腰身走了。

它內的院子裡，別的樹木都沒有種，沿着圍牆密密的栽了一叢芳鬱的紫竹，因是深冬，許多葉子，院

子的徑上飄滿了枯葉的，脫落的葉片上，一直皮着必

和雷委員走向屋內時，踏在焦脆的葉片上，一直皮着必

刺的碎聲。樸公和雷委員走進書房，賴副官表

早已經端着兩盞鐵觀音進來，掬在一張嵌了紋石的

茶几上，然後他又彎着腰，笑着向雷委員說道：

雷委員請用茶。

樸公走進書房裡，沒有摘下帽子，便逕自走到茶几

孔雀牌

旁边的一张紫檀木太師椅上坐了下来，拿起了一杯热茶，暖了手，吹开了浮面的茶叶，吸了一口，然後才深深地嘘了一口气。他举目看见雷委员仍立着时，^便连忙用手示了一下意，请雷委员在另一张太師椅上坐下。

书房内的陈设十分古雅。一壁上挂着一付对联，中堂是一幅~~轴~~山水，文徵明画的寒林渔隐图。两旁的对子却是清朝名士清溪郑板桥的真迹，一手~~的~~写得如~~画~~，颜字写得~~有~~苍劲~~浑厚~~。

锦江春色来天地

玉壘浮云变古今

另一联~~是~~是展堂先生的遗~~墨~~。上联

題着~~二~~襟園同志共勉。下联~~却~~却刻了日期：民國十五年

16. B

北伐誓師前夕，~~聯~~是錄的

國父遺~~墨~~。

革命尚未成功

同志仍須努力

靠窗左边是一张~~烏~~木大书桌，桌上的文房四宝都是齐全的：一个汉玉~~自~~鯉鱼笔架，一块天籟閣珍藏的古砚，一隻透明的竹筆筒裡插着各式的毛筆，桌上却單放着一部資治通鑑。靠窗的右边，有一个几案，案頭搁着一部大藏金剛经，经常有一隻~~魏~~篆文三脚~~鼎~~的^香炉，炉裡積满了香灰，中间还插着一把燒剩了的^香。你们老师——~~樸~~公坐下来，~~范~~才^才向^才言道。是的，樸公。~~雷~~雷委员便~~答~~腔道。

孔雀牌

(24 x 25)

的笑着摇头。

是的，是的，雷安只说：“道，”

知道——恩师令重如山，他

你们皆地下都他七月

是吗？樵公侧过身，微笑着问道。

笑了一下，却是

用手把头上的发髻捋了一下，又独自沉思起

事。

孟养——隔了半晌，樵公喃喃地独语道：

其时，他的晚年也是孤独的。

恩，樵公？

孟养——

道二

樸公滿洽我們後輩，日後樸恩師做傳，也如不
根據。

恩——樸公
年間的事情了。仲勤和他夫人楊德志從日本回來，他的花
那也加八三同盟會，回來是帶了國父中山先生使
命的——在四川召集武備學堂的革命份子，去援助武漢
那邊大舉起義。由四川哥老會的袍哥因老古，八十三羅梓
希帶頭，掩護我們暗運軍火入武昌。一時各路革命
稱是敢死隊，早垂上都貼了紅做記号的。提出的口号是：
革命倒滿，倒滿革命。其果我們几个人，雖然是後同志

16. 6

彼此並不認識。那次碰巧三個如上的楊德志，因成一個。

我們的任務是偷運炸彈入武昌。那種革命人那裡有甚

麼？彈藥，都是自己製造的。這個人連夜趕工，用王水和

墨西哥鹽，製出几十个炸彈來。可是那東西，

一製彈的時候先已經爆死兩個同志了。仲勤的夫人楊德志

個底不愧是个有胆沒的胆子。那天催城就由她打新炮地，

在花裡坐在那些炸彈上。仲勤穿了三長袍馬褂

轎夫，對準外頭上都蒙上了紅汗巾，仲勤穿了三長袍馬褂

騎着馬，新郎官。仲勤親，換得也不及關。其來，

那時我們几个人，都抱了必死之心。一股革命的

熱情，真是不可磨。前一晚，我們三個人左

也放那劉開張桃園三結義，

孔雀牌

(24x25)

身因冠霞
險不過的
最是危

樓上，以後站到黃鶴樓的欄杆上，揮着一柄馬刀，向我們喊道：「革命英雄——王匡養在此。」他那股狂勁，真象一匹野馬，我總也記得。樸公又微笑的笑了一下，停下來喝了一口熱觀音。

要不是樸公今天提起，恩師那些事跡，我們那裏能得知？雷委員說，這些都該寫入傳理去的。
可以寫，樸公笑其贊許道，你老師年青時那些事跡，真象一匹野馬，真象一匹野馬，真象一匹野馬。那次武昌起義，他事出倉猝，由北平血氣方剛的軍閥，小伙子闖了革命。可是也就是那夜一闖，把個民國給闖了出來。九二天，我們便通電全國，成立中華民國，稱斗

9
黃帝紀年元四千六百零九年。你看着，厚

那時除了協約派之洪，高級軍官都逃走了。只剩下我們一班二三十人的下級軍官和學生，一个个心不甘，恨不的馬上就殺到北京去。後來各省紛紜起義，清帝遜位後，~~他~~便要把我們幾個解回返鄉。你老師那裡是個中安份的人？他硬率起一隊人，寫血書承情，~~他~~請到新疆去靖邊。

樸公累上流，吟了半晌，又緩緩的說道：也從那時起，~~他~~二十年前，我們三個人倒也真的能夠做到同生共患難的地步。你老師做了總司令，官位比我們都高，可是陪著人，我和仲凱仍叫他的。他也是個念舊的人，始終也把我仲凱當作老長看待。所以也多了我和仲凱才能拍胸他一笑。我一生謹慎，這觀的地方少。仲凱厚

孔雀牌

(24 x 25)

道：共以手爭。不過平心而論，滿到才略机謀，我還要首
 推你們老師。我早就和仲墨指地下說過：老二，日後叱咤
 風雲，恐怕還要看我們那个小的呢。後來果然成了我的
 活。你老師的成就確實在我們之上。
 恩師的才智確實高人一等。雷委員道：樸公隔了一
 會兒，他又~~補上句~~補上句，可惜還有許多地方未能盡展。
 不是這樣說，樸公擺了一擺手止住道：他倒是做過
 了一番事業的人。不過你老師留跡得早，少年得志
 一蹶不振的地方有的。南州有他留跡的地方。
 可是沒過十日，士人莫不怨。古來材大難書用。又這不
 能怨天尤人，還是奇怪他向己的性格。這卷——確實方列
 了一卷。樸公嘆了一口氣，對之的沉思起來。

不過今天這風風走了，~~隔了半~~隔了半
 雷委員也輕多的嘆了一口說道：人列的紀念全小連
 王欽公、李賢公、趙見公也~~都~~到了。
 是嗎？樸公微感驚訝的問道：欽之也來了嗎？我怎麼
 沒見着呢？~~沒想到他也來了。~~沒想到他也來了。
 欽公來得很早，來了一會兒就告辭了。
 哦——樸公若有所思的說道：我有多少年沒有見
 着他了。他送來的乾聯，掛在靈堂裡我倒看到了。我記得
 他乾聯上還缺了兩句。出師未捷身先死。中原父老望旌旗
 他對你老師也~~十分~~十分推重的。樸公說着轉過身向雷委
 員笑了以下頭。
 是的，樸公，雷委員趕忙道。

(24x25)

孔雀牌

说道：

有时候^候肩^们见这些晚輩行事，不由得不叫人寒心。

雷委员也~~道~~坐着~~道~~头唏嘘了一番。樸公

坐着，又~~然~~沉思起来，手裡却一直捧着那盞已经凉掉了

的铁观音。雷委员看见~~樸公~~樸公脸上已经有些倦容，便

试探着说道：

樸公身体~~了~~吧？我好辞退了。

樸公抬起头看看雷委员，又望~~了~~窗外，说道：

天色已经不早了。这样吧，你在我这裡陪我对一盤棋

，吃了晚饭再走。自从你老师病重，我也有好久没有跟人

说着他~~也~~等雷委员~~回~~同意便~~还~~自走向棋桌边，把一付

用棋搬上，雷委员也只得跟着坐到棋桌旁。樸公~~坐~~去

下棋了。

他~~也~~瞥见几案的香炉裡，香烟~~烧~~尽了，他

便又立了起来，走到几案那裡，把~~几~~几的香棍拔掉，点

了一把香，插到香炉裡去。一念~~间~~，整个书房便~~散~~散佈一股

浓郁的檀香口味了。樸公便和雷委员~~四~~人，向~~她~~对坐起

来。下了约莫两三天的工夫，宾~~主~~宾打~~闹~~闹了，~~也~~的

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子走了进来，他穿~~了~~一身~~的~~整整齐齐的

雷卡其~~生~~制服，眉眼长得十分清俊，手裡捧~~着~~着一碗~~的~~

鸡汤药。

爷爷，请用药。他把那碗鸡汤药~~和~~茶几上对樸公~~说~~道

。樸公~~看~~抬头看见他，脸上马上浮出了一丝笑容，却~~不~~不

说话：

还不快叫雷伯伯。

雷伯伯，男孩子趕快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，朝着雷老
头深深地鞠了一个躬。

「这位是孙少爷吧，雷老头一行迎礼，一行
对樵公笑着说道。」

我的小孩子——致先，樵公指了一指他的孩子说。

她个聪明的下首曾相，雷老头说。

他今年三斗也收了，在女师附小读书，樵公介绍道。

他是生在美国的。我的男孩子两夫妻都在那边教书。

他祖母把他接了回来。他祖母过世後便一直跟着我。回来

的时候，简直成了个小洋人！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说。现在

跟着我学汉语，却也不会背得上几首唐诗了。

哦！雷老头说。

你听这首诗给雷伯伯听吗？

背那一首首？

你还记得吗？樵公唱道，上礼拜教你的那首凉州

词还记得吗？

葡萄美酒夜光杯。欲饮琵琶马上催。醉卧沙场君莫

笑。古来征战几人回。樵公的孙子马上又背诵起来。

接着头琅琅的把那首凉州词背了出来。

了不得！了不得！雷老头说，这真斗化就能背

得这么好，雷老头说，真斗化就能背得这么好，将来恐怕

能比得上老国志。

不要说这些，樵公说，脸上不禁泛起了得意的

笑容，向他的孙子说了一句：去吧。

樸公的孫子離開世後，樸公便把那碗執氣騰之的湯藥捧起來，試探着吃了几口。

樸公近來喪體欠安嗎？雷委員停下了棋，閑恆的問道。例也沒有甚麼，樸公答道，你還是記得我和你老師比武就彈那一仗，我不是受了碗傷嗎？

是的，是的，我記得樸公後來及武反療養院休養過一個時期。

14.
那時年青也沒在意。現在上了苦年紀，^刺刺骨着了。天寒的時候，腰上總有寒僵疼。電療過幾次並不見效，後來到吳後一那裡抓了一瓶藥，好像還起化得功似的。樸公這着，已經把那碗湯藥喝盡，她後深吐了一口水，又開始和雷委員對奕起來。又下了十來手的棋景，有一

手雷要受報樸公打團團起來，把一角勒死了。想了差不多十來分鐘才能下子。

~~這一手真是厲害了~~，雷委員喃喃說道，樸公——

——樸公，他抬頭時，^{依着頭}依着原來樸公

坐在那裡，垂着頭，已經睜眼睡去了，他趕忙立了起來走

到樸公身旁，在樸公耳邊，又輕之的喚了一聲：

樸公——

嗎？樸公睜開了惺忪的眼睛，含糊的問道，該我下了嗎？

樸公該休息了。~~打擾~~了下午，我想我還是告辭了

吧。恩師那邊，還有許多後事等我去了結呢。

樸公怔怔的思索了半晌，終於站了起來說道：

也好，那麽你记得这~~个~~把话记在。改日你来，我们
再收拾这盘残局。

樸公送雷委员到院子的時候，雷委员再三请樸公止步，
樸公並沒有理睬他，迳自往大門走去，走到門口時，他又
若有所思的停了下來，对雷委员说道：

「十月十五，是你老師的七七忌。」
是的，樸公。

你老師那邊打算在家裡做家，~~还是~~到寺裡去呢？
雷委员的臉上顯出了難色，隔了一会兒說道：

「此事我跟毓衡兄商量过了。他说他信基督教，
又肯舉行佛教的儀式。」

樸公沉吟道：「那麽這樣吧。那天由我出名
喊——」

樸公在善導寺替孟養開經好了。下月也是仲夏
的週忌，正好替他們二人~~祭~~超渡。

樸公說着，又歪过了身子湊到雷委员耳根下輕聲說道：
孟養打了一輩子的仗，殺孽重。他病重時候，跟我

沒帶之感到心神不安。我~~因~~便~~替~~他許了願，代他手抄了一
卷金剛經。剛抄完，做大七日那天，~~日~~拜大悲懺的時
候，正好拿言替他還願。

樸公說畢，副官已經打開大門，把車叫過來了，
打開車門在那裡等候着了。正當雷委員要跨上車的時候，
樸公又把他拉到跟前，說道：

「還有一句話，是你老師臨終留下來的：日後回大陸，
無論如何要把他的靈柩移回家鄉去。你去告訴他那些
話。」

